

36-39

文章導讀

讀〈宇宙中的星星是什麼顏色？在這個數位媒體、電子化學習環境和虛擬教育快速改變的世界裡，藝術、文化和美學的當今課題〉有感

Reading Guide of Articles:

The Impression on Reading "What Colors are the Stars in the Universe? Contemporary Issues of Art, Culture, and Aesthetics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of Digital Media, Electronic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Virtual Education"

■ 高震峰 Cheng-Feng KAO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視覺藝術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宇宙中的星星是什麼顏色？」，如果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詢問不同脈絡背景的人，這個問題顯然會有不同的答案。

「宇宙中的星星是什麼顏色？」，也許難以回答；但是，在二〇〇四年一月四日後，「火星是什麼顏色？」卻將有不同於以往，並且是「眼見為憑」的答案。

甫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第四個年頭，人類在本世紀的科技發展上就先開出紅盤。二〇〇四年一月四日，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簡稱 NASA)的火星探測漫遊車「精神號」(Spirit)，從二〇〇三年六月十日出發後，經過

半年多的旅行，於台灣時間一月四日中午十二時卅五分安全降落在火星赤道南側，不但恢復與地球的通訊，並且在展開正常運作約三個小時後，就將其所攝得的第一批火星地表照片傳回地球(參中時電子報，2004/01/04)。二〇〇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台灣時間下午一點五分，精神號的雙胞胎兄弟「機會號」(Opportunity)也隨之攻堅火星子午高原，並將影像傳回(參聯合新聞網，2004/01/25)。

火星距離地球大約有一億二千萬公里，對於人類來說，以往對火星的印象僅能停留在遙遠太空中的一顆紅色星球，並且被東、西方神話故事各自賦予不同的意義。藉著NASA火星探測車

所拍攝到的火星畫面，再透過人類歷史上最長距離的直播，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的人，都得以在格林威治時間一月四日凌晨四時卅五分，同步為「精神號」歡呼見證，並在火星畫面被拍攝到的九分鐘後，便能看到每一分鐘飛越了一七〇〇萬公里來到地球的火星「寫真影像」(參東森新聞報，2004/01/04)。「精神號」的成功，固然代表人類的太空事業邁入新紀元，但對於身為藝術教育工作者的我們，在看到藉著先端視覺科技所傳回來的嶄新視覺影像時，又代表了什麼意義呢？

目前任教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美國藝術教育學者Don Krug在〈宇宙中

的星星是什麼顏色？在這個數位媒體、電子化學習環境、和虛擬教育快速改變的世界裡，藝術、文化和美學的當今課題〉一文中，探討了新興視覺科技對於人類所引起的革命性影響。Don Krug認為，生長於網路世紀的「N世代」自小即與電腦一起成長，電腦及網際網路成為其學習的主要工具，因之「N世代」的行為模式與上個世代產生了斷裂和差異。Don Krug詢問，藝術教學工作者應如何對來自科技與日常生活中，美感形式的變化加以界定辨認、分析和解釋呢？又該如何在藝術課程中教導網路世代的學生關注文化、藝術和美學呢？

目前就讀於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視覺藝術研究所的研究生，平均年齡在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算是前期「e世代」。在成長過程中，或者不若「N世代」般明顯，但身為「e世代」前期的他們同樣與其父母、教師的世代間存在著行為模式上的斷裂和差異。身為未來潛在藝術教育工作者的他們如何回應〈宇宙中的星星是什麼顏色？〉一文呢？¹

王怡婷

…數位媒體和虛擬環境改變了人類對這世界原有的認知，使得我們必須在那些散亂的視覺、聽覺和文字的

資訊溝通型式中，重新定位我們自己…若我們仍只用一種思考的邏輯，一組智慧的概念來理解這個新媒體，那會仍是複雜、困惑的。

但可預測的是，數位媒體將會是帶動這世界前進的滾輪，即使它將使貧、富兩個族群像灘死水般永不對流，甚且差距越遠，但身為一位教育工作者，就不得不去正視數位媒體已對教育做了基礎性的改變，它模糊了中國歷代對老師的期許：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這三大任務可完全被數位媒體所取代，將學生被動的學習角色，一轉為之是主動的搜尋者，而教師的職責，則成為教育的輔助專人，輔助學生參與、學習和達成學習目標，也就是運用數位媒體，促使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負起直接的責任…

黃麗容

電腦挾持著先進與高科技的形象，所向披靡，使得教育界似乎不能不接受電腦，而無法切實考慮電腦在教育上的適用性。電腦教育的推動單位往往追求量的成長，將「使用量」做為指標，例如上網的人數、上網的時間、每校的電腦數量等等，很少將使用品質做為指標，若網路使用品質不佳或使用不當，則量的成長反而是一種負面指標。

雖然電腦似乎是現代社會人人必備的技能，甚至小學中低年級的學生也得學習一些電腦的技能…然而我們所應考慮的不是技術的問題，不是能不能夠操作電腦的問題，而是值不值得的問題！

當兒童在網路上有機會接觸到不好的網站，其個人的價值觀可能會受其影響而產生偏差…由於網路「匿名」的特性，…使得網路上散布破壞性或辱罵性的惡劣文字、圖形、聲音等，成為輕而易舉的事情。

對於國小學生而言，網路學習雖可增加與他人互動、表達意見、合作學習機會，但其不當使用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諸如網路沈癮、人際疏離和使用安全的問題，更值得我們重視。

…電腦新科技的確給我們的教育帶來許多正面的助益，但是電腦真的能取代學校嗎？聊天室會取代人我溝通嗎？

林怡君

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讓學生透過多元的管道學習；電子媒體的發展，帶來了麥克魯漢所稱的地球村。…綜觀後現代的潮流發展，幫助學生發展批判性的思考與探討的技巧已成了教師重要的任務之一！

當虛擬空間深入生活，

甚至成為生活的大部分，數位媒體和虛擬環境正改變人類經驗這個世界的方式。這個時代的學生大量接收數位媒體的刺激，他們的美學經驗與視覺經驗也大大受了影響，他們所感興趣的並且願意主動學習的是流行在網路上的影音圖像；「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的課程總綱」明訂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那麼，學生的生活經驗為何？學生應該具備何種科技與資訊的素養？…

吳美慧

六〇年代，媒體的先知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一九七六年就提出了他的後視鏡概念，說明我們一面往未來邁進，一面盯著隨逝的後視景窗，因此，即使是通往最尖端的全新領域，我們經常還免不了透過過去的村落概念，來了解嶄新的電子世界。

進入新世紀並不意味著告別傳統，每一個成為過去的今天，都是明日的昨天。所謂傳統，就是連續這些先後經驗次序的龐大遺產和結果。最高超的科技，一定需要偉大的人文思想為基本指標，才能避免人類徹底物化的危機與世界末日。

林欣陵

世界上的生物，各有著不同的溝通方式，對於其它物種，或許我們並不是這麼了解他們的溝通方式，但是人類社會的溝通，卻是隨著科技不斷的發展，產生革命性的變化，影響社會文化及價值觀。新媒體的出現，衝擊了人們生活的方式，也改變了下一世代與前一世代產生不同的文化屬性。

…我們希望透過教育，使得人們能在「虛擬」與「現實」中取得平衡，但是我們真正能教、該教的是什麼呢？對於藝術方面來說，傳統美學觀念被改變了，藝術品的價值也藉由新媒體的特性，而被重新詮釋或改變原有的社會意涵，這也是必須考慮的。由此可感受科技發展和人文思想軌跡的關聯，好像又更密切了。…

梁書平

現今的年輕網路族群面對的是一個不確定、渾沌的年代，接收的多是浮動的文本文訊，因此本身也較善變、喜新厭舊；長期切換於虛擬與現實中，容易錯亂身分，難以真正的認同自我，對人際關係與學習帶來危機；若一味地擴充電腦設備而不探討與解決深層的問題，電腦將只是一部生冷的機器，毫無用處可言。

在藝術教育上，老師應

在網路的虛擬時空中扮演嚮導的角色，領學生入門…從旁協助、共同學習…讓知識的殿堂不再枯燥嚴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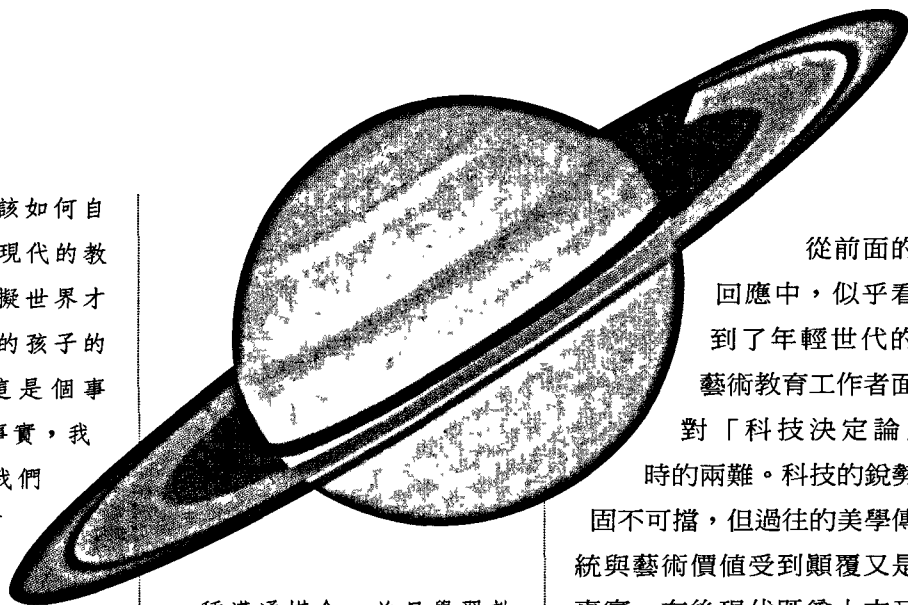
藝術網站…可呈現科技、藝術與人文互相融合的新風貌，如虛擬實境的學習模式，其情境不單只是幻象，並且是另一種經驗的建構，做不同的訊息處理、再詮釋、互動，激發人們未解的難題，獲得另一方式的身分認同…

陳美燕

…生活於二十一世紀資訊時代高度發展的我們，其實就像一個個的吸毒者，無不或多或少的受控於眼前的電腦及其所相連的網路世界所營造出來的虛擬生活環境，無法自拔，甚至愈來愈沉迷於其中…漸漸地，我們的身體受控於打開電腦、上網、搜尋、…與陌生的他者以不成句子的句子溝通彼此的想法，似乎對方也能接收到我們的想法，似乎我們也不需要在意所說的每一句話，似乎這樣的生活較現實的生活更為有趣。

這個世代的孩子…與網路世界的關係絕對是無法分割的，他們對數位世界的敏銳度之高，總叫我自嘆不如。…網路世界是一種大眾藝術？我們該用怎樣的心態來面對這個世紀新寵？

相對於這個新興世界，



過去的藝術文化又該如何自處？Dr. Krug 強調現代的教師需要熟知網路虛擬世界才能跟得上這個世代的孩子的生活腳步，也許這是個事實。如果這是一個事實，我們又該如何來計畫我們的教育政策？如何來規劃我們的「藝術與人文的九年一

貫課程」中少得可憐的藝術教育？我們藝術教育所配給到的高科技教學設備遠不及英語…來得多，…為我們這個資源不足又不受重視的藝術與人文領域感到無奈。

譚力新

個人同意以「擬態美學」做為後現代美學的核心議題來加以討論，因為它是先前時期所未曾發生的特有現象。它使我們意識到「真實」其實對當代新媒體塑造的多元面向進一步影響我們的視覺意涵。…無論新媒體所產生的美學是否利弊兼具，我們皆應學習透過瞭解和操作以運用於教學之中，以做為

一種溝通媒介。並且學習教育新一代面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和批判性的對應倫理。同時由於新媒體所產生的個體自我意識的提高進一步造成人際的疏離，更應透過文化的學習適時的教導下一代一種合作與協同的工作模式，來補救其缺失。

似乎在此類新思潮的推介性文本中，常常會忽視傳統藝術的銜接問題。而過份強調新的未來性。事實上藝術的發展和認知往往有其連續性和本質性的價值存在，如果一件作品過份強調其中的「新」意識型態，同時可能會造成對於藝術價值的混淆和曲解，這點似乎是…教師必須要注意的問題。…

從前面的回應中，似乎看到了年輕世代的藝術教育工作者面對「科技決定論」時的兩難。科技的銳勢固不可擋，但過往的美學傳統與藝術價值受到顛覆又是事實。在後現代既尊人文又無法擺脫科技制約的情況下，藝術教育的學科內涵正面臨結構的改變。當藝術教師們發現電腦科技對於影像儲存、處理的便捷性時，的確，「當它是那麼容易時，為什麼不要呢？」(引自Krug, 2004)，但是，問題在於，這些新興的視覺科技並不滿足於只成為「工具」或「技術」而已，它們很清楚的知道，在藝術發展的過程中，「工具」或「技術」的改變也將帶來觀念上的變革。殘酷的是，歷史上沒有多少人能在與新興科技的角力中全身而退，我們面臨的似乎是沒有決定權的：「可是，我能不要嗎？」。

註釋

1 文中所引的資料，是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視覺藝術研究所的幾位研究生於課堂上，對於Don Krug〈宇宙中的星星是什麼顏色？〉一文所作的回應。由於本文篇幅有限，對於同學們的回應只得稍作剪裁，於同學的回應中，若有「…」符號，則代表有所剪裁，特此說明。

參考文獻

- Krug, D. (2004). What Colors are the Stars in the Universe? Contemporary Issues of Art, Culture, and Aesthetics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of Digital Media, Electronic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Virtual Education.
- 中時電子報, 2004/01/04。http://ec.chinatimes.com/scripts/chinatimes/scstext.exe?DB=ChinaTimes&Function=ListDoc&From=27&Single=1
- 東森新聞報, 2004/01/04。http://www.ettoday.com/2004/01/04/334-1567459.htm
- 聯合新聞網, 2004/01/25。udn.com/NEWS/WORLD/WOR4/1806386.shtml